



干净女人

□刘建超

老街人把作风不检点的女人称为不干净的女人。芦花就是被称为不干净的女人之一。

芦花原先在省城上班。从学校毕业就能分配到省城单位上班，老街人都说芦花有出息，说，看看人家芦花，上的也不是啥名牌大学，模样也不是长得多俊俏，能到省里上班，不凭本事凭啥？老街倒是有个名牌大学出来的骄子，啥也做不来，现在还在街上蹬三轮车卖茶鸡蛋。

芦花时常成为老街人闲聊的话题。

有人说，芦花受器重哩，看到芦花和主任一起到房地产公司指导检查工作，还跟着摄影记者。

有人说，芦花会来事，主任请客，不带别人，就带芦花。芦花关键时刻替主任喝酒眉头都不皱。

有人说，芦花和主任之间不干净，经常会看到，上班时间芦花在主任的办公室里赖着，还有人看见两人搂在一起，芦花的脸红得像西关地里种的水萝卜。

芦花回来了。街上的人就问，芦花，不去省里上班了？

芦花说，不去了。

那你做啥呢？

芦花说，看看吧，自己干点啥，反正闲不着。

芦花在老街开了一家代理店，生意做得活泛。

有人给芦花介绍男朋友，见了面，芦花没意见。男方一打听，有人说芦花不干净，男方就再也不约她了。芦花也不在意，有人介绍就去见见面，人家不愿意了，芦花就忙自己的生意。

说芦花不干净的版本有好几个，最让老街人津津乐道的版本就是芦花勾引主任。说芦花成天缠人家主任，主任值班时，芦花就脱光衣服往人家被窝里钻。玩玩也就算了，可芦花一根筋，非要搅和主任离婚，两人闹翻了。



李玉明 绘

这是主任酒喝高了，亲口说的。

有人就反驳，说指不定是主任勾引人家芦花。芦花到底还是个大姑娘。

主任会勾引芦花？人家主任相貌堂堂一表人材，会看上芦花？没见过人家主任媳妇吧？大学里当年的校花，照片还上过挂历。主任会勾引芦花？开玩笑吧。

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两个人的事，别人也说不清楚。

有了不干净的名声，别人给芦花介绍男朋友就作难了。芦花和主任那档子事总是个坎儿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

后来，老街人也不张罗着给芦花找朋友了，看惯了芦花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忙活，好像芦花就该一个人，也挺滋润的。

芦花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在花城开了好几家分店，还收购了一家倒闭的服装厂，与外商合资，服装销往海外。



蹭澡

□郭领军

邝局长退休一个月了。

邝局长在位时，本不爱洗澡，只因为有关部门经常请他洗，天长日久，邝局长也洗上了瘾。

这一个月里，邝局长在家没有洗过一次澡，倒不是家里不能洗，而是家里就一个洗澡间，有儿子、儿媳在家，他总感觉出出进进很不方便。所以，邝局长总希望能在外面洗个澡。

那天，邝局长吃罢午饭，突然有了强烈的洗澡欲望，他拿起手机，找到过去关系很好、现在仍然在位的胡局长，对方满口答应，让邝局长到海角天涯洗浴城等他，不见不散。

打完电话，邝局长就赶到海角天涯洗浴城，果然见胡局长在等他。打了招呼后，两人就走进了洗浴部，邝局长脱衣走进洗浴间后，洗了半天，也没看到胡局长进来。他知道坏了，赶快擦干身体，穿好衣服，走到大厅，可哪还有胡局长的影子！吧台服务员看到他，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您总共消费380元。”邝局长问：“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走了吗？没结账吗？”服务员说：“他早走了，账也没结，还从这儿拿走一条烟。”听到这儿，邝局长知道被这个胡局长耍了，他本想再给胡局长打手机，但他拿出手机总觉得没法张口，毕竟自己不在位了。无奈，邝局长只得自己掏钱，可掏出的钱，只有300元，邝局长头上立即冒出了汗。这可怎么办？

正在这时，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男人刚好从吧台经过，看到了邝局长，就热情地与邝局长打招呼。邝局长认出这人是从前单位的老部下老何。见到他，邝局长更尴尬了，因为老何与他有过分歧，趁着机构改革，邝局长就想方设法让有病的老何提前回家了。老何看出了邝局长的窘迫，就问吧台服务员。服务员一五一十地说了刚才的情况。老何听完，就对服务员说：“剩下的钱就从我这个月的工资里扣，让他走吧！”邝局长听老何这么一说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
临走，邝局长对老何说：“我真没想到胡局长会是这种人啊。”老何说：“是和你关系最好的那个胡局长吧！我认识他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今天上面已宣布，他退居二线了。”邝局长很吃惊，忙问老何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老何说：“我儿子就在胡局长的单位上班，我这是中午回家听我儿子说的。”邝局长明白了这一切，沉默片刻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没想到，这个‘胡汉三’和我来了一出‘绝唱’！”



段是我的美容师。当然，我不是她唯一的顾客。矮矮胖胖、圆圆脸蛋的段，家乡在黑龙江的大庆。

段一说到大庆，我关于“大庆”的那根记忆神经就活跃起来，就想起大庆油田，想起“王进喜”，想起那首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。我问道，你的家离油田有多远，她回答说，不远，路费只要10块钱。

我第一次去段所在的那家美容店，就是段接待了我。很快，我跟段熟络起来。40岁不到的段有个要念初中的儿子，这娃长得人高马大，段说这“兔崽子”像他爸爸。“兔崽子”的爸爸也是黑龙江人。段进城打工的工龄要比儿子的年龄长，所以段说她儿子也可以算是“城里人”了。

段老是她儿子“兔崽子”，其实段不属兔，段的老公也不属兔。通常，段一边双手在我脸上、肩膀上来去地排毒，或者在我背脊上上下下地驱逐寒气，一边跟我不停嘴地唠。我现在越来越佩服北方人唠嗑的能力和激情，就是因为我跟段的交往。段算不上是本地最好的美容师，她所供职的这个美容店也不是本地首屈一指的美容

快乐的段

□丁丽君

店，可我还是乐意上段所在的这家店，就是我喜欢听段跟我唠嗑。初中毕业的段每次唠嗑可以上至国务院，下至“犀利哥”。我问段何以如此广闻博览，她说她的顾客形形色色，听多了自然就记住了。

不过段唠起嗑来，一定不会省略的内容之一就是她那五大三粗的儿子。段说她儿子9岁起就不能去儿童服装店买衣服了，说学校的校服别人家的孩子拿回去都要卷裤腿儿，可段从来就没这麻烦。“那孩子还没上初中呢，体重就直飙75公斤了，1米70的个头，在班里鹤立鸡群。”段说到儿子的身材总是嘴巴上怨实际上自豪，谁听了都能感觉出来。段说在最近一个夏天，段看着儿子满身敦实的肉发愁，她笑着对儿子说：“你个小兔崽子可别再长个了，也别再长肉了，你看你一身肉，你看你的胸，再长下去可得给你买个罩戴戴了。”话一出口，段没等儿子反应过来自己倒先笑得将饭喷出来。旁边段的老公听了也大笑不止，一边笑一边拿眼睛看自己肥硕凸出的前胸，脸紧接着红了大半。段一瞥老公那神情，笑得直奔门外透气去了……

段的这个笑话，我听了好几遍，每一遍听着都觉得很新鲜很逗人，而且每次听了以后都对段的语言表达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有一阵子，段真有些发愁，原因是段那打力气工的老公胳膊断了。断了胳膊的男人为了省钱，瞒着段上钢钉时上了两年年限的，心想，反正到时候要拆上贵的也是浪费。没想到这劣质钢钉还没到两年寿限就想歇菜了，那男人不得已重新手术，重

经常有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的老外到芦花的厂里谈生意。

老街就有人议论，说芦花堕落了，和老外不清不白的，一起出去玩，出去吃饭，还住在一起。

老街的媳妇背后都教育自己的儿女，可得好好学好好干，长大要有出息，别像芦花做些不干净的事。

芦花有钱了。芦花捐助敬老院都是几十万几十万的，还把老街两所小学的课桌全部换成新的。老街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，芦花一包到底，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。

老街的人嘴上夸芦花，骨子里还是腻歪芦花，钱再多，也买不来干净身子。

芦花是老街人饭后茶余的永久话题，芦花的一举一动都是街坊谈资的作料。有人还侦探般地细数过，一个月里，芦花和8个陌生男人有来往，都是清一色的帅小伙。

后来听说省里那主任犯事了，说是和医院的一个小护士勾搭上了，被主任的媳妇逮个正着，两人办了离婚，主任被降职了。有人说，看到主任去找芦花了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忏悔，要与芦花重温旧梦，被芦花骂得狗血喷头。

芦花嫁人了，娶芦花的男人是老街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。男人比芦花大十来岁，长相一般，去年死了媳妇，还带着个八九岁的孩子。

芦花是去给小学捐书的仪式上认识这名教师的。芦花不说过去的事，男教师也从来不问芦花的事。有人说芦花的事，男教师就摆手让其打住，然后从容笑笑离开。老街人就说男教师是个球（方言：傻子）。

芦花的婚礼办得很排场，街坊四邻都请到了，分文礼品不收，还赠纪念品。老街人吃得满嘴流油，说芦花婚宴的菜做得地道，得劲儿。

新婚夜，男教师吓了一跳，人家芦花还是个黄花大姑娘啊。

男教师就问，芦花，我的条件不好，你为啥要嫁给我。

芦花把头靠在男人的胸脯上，留着泪说，你是个干净的男人。

男人搂紧了芦花。

新上钢钉。这一出一进的开销，远比一次上好钢钉要大得多。段的老公一时拿不到工资和赔款，家里的钱几乎花了个兜底翻。无奈之下，段只好借点小钱过日子。按段的话说：儿子的学费总要交吧？

即便生活有些困窘，段还是照样喜欢跟我们唠嗑，唠得满屋子都是笑声。美容师总喜欢向客人推销产品，我知道顾客买他们的产品，他们会得到一定回扣。刚接触段的时候，段也这个那个地说个不停。我开始还觉得不好意思就想办法敷衍几句，到后来干脆“沉默是金”。段几次以后摸准了我的脾气，再向我推销新产品的时候绝对一遍就过，说“你爱买不买自己斟酌去吧”。我就是喜欢这等干脆的人，碰到想买什么的时候就主动问她，尽量让她经手。

我知道自己不是个追逐时尚的女人，可我向往有一种适合我的时尚生活。也许，定期美容对女人来说，也是一种时尚的享受吧，而这其中，我的美容师段，让我这个游走在时尚边缘的人，领略了其中的快乐真谛。